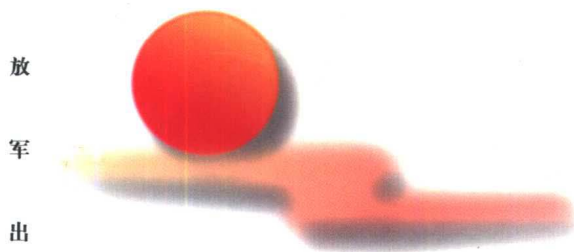


圣地风景

SHENG DI FENG JING
杨闻宇 张祖煦 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目 录

引 言：最忆是延安	(1)
一、用枪炮完成奠基礼	(4)
曾经沧海难为水	(4)
黄河母亲肘弯里	(8)
希望从这里升起	(13)
二、人民就是大地	(17)
鲜明的旗帜	(17)
紧贴大地的“安泰”	(24)
本是一家人	(28)
甘为公仆耻为“官”	(34)
三、窑洞灯火	(38)
“实事求是”之碑	(38)
窑洞里有马列主义	(46)
黄河无路水推船	(51)
战火里的清凉山	(55)

四、花篮里花儿香	(60)
困不住的“蛟龙”	(60)
“王胡子”的 359 旅	(64)
俭奢关乎成败	(72)
鲜花漫山川	(79)
 五、陕北是晴天	(86)
情深似海的队伍	(86)
清正廉洁之乡	(93)
磁性的土地	(99)
不可抗拒的魅力	(110)
 六、千里雷声万里的闪	(115)
古城惊雷	(115)
中流砥柱	(123)
深入虎穴的巨人	(129)
千山万壑摆战场	(138)
 七、悠长清远的延河水	(154)
理想的坐标	(154)
红妆素裹	(161)
艺苑星辰	(169)
决不当李自成	(175)
 结 语：战云·烈士·太阳	(183)

引 言

最 忆 是 延 安

倘 若要以深邃的、透视性的眼光回味过去，我们这个党、军队和人民，会从自己漫长的经历中，深情地、郑重地眷念着一个地方——延安。

华夏民族自诩为龙的传人。黄河恰似烙印于中国版图上的一条腾飞的巨龙。陕北黄土高原及塞上名城延安，正处于龙的腹心部位。

6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所划出的路线，逶迤曲折，仿佛是一条比黄河盘旋得更其艰难的龙的迹线。1935年秋天以后，长征的队伍先后抵达陕北，宛如蛟龙归入了天造地设的窝巢。

从此，中共中央在陕北奠基、落脚，领导中国革命达13年之久。

这13年，是中国历史上血火交炽的非常时期，也是整个中华民族最艰难困苦的岁月。这期间，共产党人披荆斩

棘，改天换地，为中华民族开创、铸造了璀璨辉煌的一段历史，使延安岁月成为中国革命进入如日中天的鼎盛时代。

一个时代是否伟大，是否蕴有重开新纪元的活力，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看这个时代是否产生了创造历史、主宰沉浮的伟大人物。而延安时代，正是中华民族一批伟大人物共同趋向成熟的黄金岁月。这时的延安窑洞里，点燃的是东方的圣火。这圣火促使马列主义在这块厚实的土地上日臻完善，被运用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也迅速地净化了、剥落了共产党人从历史道路上沾带过来的浊水与泥泞，为之照亮了风光无限的前景。

13年里，延安像大风大浪里的灯塔放射出强烈的光芒，这光芒具备着非凡的感召力与吸引力。那时节，这一方黄土地是一代年轻人最向往的圣土，仿佛是朝霞酝酿日出的所在，是春潮浩荡、红旗招展的“新桃源”，众多的优秀儿女聚集于延河之滨、宝塔山下。一个新政权的雏形便在这儿怀胎，终于分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3年里，延安是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构筑的最坚固、最结实的阵地。13个春秋囊括了八年抗日战争，凶恶的、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蹂躏了大半个中国，可就是撼不动延安。红军刚刚落脚陕北，蒋介石亟欲歼灭之，后果是打出了一个“西安事变”；继而蒋介石企图困死、饿死延安军民，一贯贫穷的土地反而破天荒地成为丰衣足食、鲜花盛开的乐土；日本投降，蒋介石对延安重兵压境，孤注一掷，结果呢？迅速输掉了偌大个蒋家王朝。这13年，陕北、延安的生命力强悍得无与伦比，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出色地导演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战争史上创造了中外罕见的奇观。

二万五千里长征，也可以说是一条在千山万水间上下绵延的青藤长蔓，及至陕北、延安，才结出一拳青油油的小瓜。这青瓜在初期翠翠茸茸，染霞带露，寒来暑往 13 度，它日益硕大、茁壮，渐趋成熟，至 20 世纪中期召开中共“七大”之时，它金光泛亮。

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长河，仿佛在延安高耸起举世瞩目的一座高峰。

延安，世所公认是一方圣地。延安时代，辉煌岁月，作为一道神圣的历史风景，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东方巨龙孕育于 20 世纪中期的“延安精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杰出共产党人，在陕北、延安生活战斗了 13 年所创造的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它内涵博大丰富，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主体，运载古老的中华民族走向更加繁荣昌盛的未来。

一、用枪炮完成奠基礼

曾经沧海难为水

—— 万五千里长征的终点，曲折奔波的落脚地，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进入甘肃的哈达铺地区之前并不明确。

1935年9月中旬，红军某部直属侦察连作为先头部队进入哈达铺之前，毛泽东和张闻天给了他们一个任务：你们还要想办法给我们搞点“精神粮食”回来。恰好，国民党一个少校副官从兰州路经哈达铺，带着几驮子书籍和报纸。夜里，他的驮子忽然失踪。被缴获的报纸很快送至毛泽东等领导人手里。天津《大公报》上有一则“国军”在陕北“剿匪”的短讯，使几位领导人眼睛一亮，突然知道了陕北还有一支刘志丹的队伍和一片苏维埃根据地，红25军的徐海东、程子华也在那里。对于下一步尚未定点的红军来说，这则消息简直是天降喜讯。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说出一句湖南方言：“不是这块地方，我们下不了地。”陕北有自己的人，有一个“家”。这对于经过万水千山，最终从

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不足 8000 人的队伍来说，其欣喜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毛泽东所作的这种最坏的打算，现在是可以避免的了！毛泽东、张闻天他们很快决定：到陕北去！

一天下午，在一座关帝庙里，毛泽东召集了团以上干部会，说道：“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向陕北进军。我们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当司令，我兼政委。从这里到刘志丹同志的根据地只有七八百了！”

在人迹寥寥、荒僻至极的哈达铺地区，倘是得不到这一张轻轻薄薄的报纸，中央红军下一步会投奔何方呢？在别的某个地域，能扎住营、立住脚吗？……这样一支顽强的、负有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红色队伍，其关键性的一步竟然参见一张敌方报纸的简讯来“决定”，这是偶然性呢，还是必然性？历史行进的步伐，转折的机遇，在具体的步骤上、关节上，似乎是莫测的、不可知的。在这个一般地图上非常不显眼的地方，中国革命进程悄悄地迈出了微妙的、惊险的、成功的一步……

那时节，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紧盯着红军的每一举动。当中央红军快要进入陕北时，蒋介石即命令东北军及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进行堵截。可以说，蒋介石当时是精明的，他希望将红军在“下不了地”的窘境里予以歼灭，了却他的一桩心病。

10月19日中午，陕甘支队1纵队先期到达保安县吴

起镇，当地群众闹不清开来的是什么部队，都跑散了。在这个相传是战国名将吴起曾经屯兵的古镇上，已经看不到一点有关吴起的遗迹了。破旧的窑洞墙上，随处可见的是“打土豪，分田地”、“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等标语。在一个窑洞门口还挂着一块牌子：“赤安县第六区苏维埃政府”。一切迹象表明这里确实是苏区！中央红军确实到了当时全国惟一的根据地了！

11月2日，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区政府所在地——甘泉县下寺湾，受到边区政府、列宁小学师生和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第二天还在旧戏楼前开了欢迎大会。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上，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负责人详细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艰苦曲折的发展历史，介绍了陕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情况：

1935年2月建立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实现了原陕北、陕甘两个苏区党组织和红军的统一领导。在刘志丹等的统一指挥下，陕北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六座县城，使原被分割的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联成一片，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建立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府，主力红军达5000人。

之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当前的行动方针和组织问题，指出当前的紧迫任务是怎样去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会议决定“中央分两部分”，一部分去前线指挥作战，一部分留在后方进行动员工作。会议还讨论了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张闻天提议由毛泽东担任主席，并明确军委的权限，可以全权决定军事指挥问题。其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以毛

泽东为军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西北军委。

这里刚刚落脚，喘息初定，马鸿逵等部的骑兵便紧追不舍，跟进了陕北。红军自从离开江西的一年时间里，蒋介石一直视之为“流寇”。他追击不已，决心要将红军打个落花流水，雪消云散。这时节，毛泽东却下了决心，要把国民党军队这条讨厌的“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10月21日凌晨，晓月清淡，星光闪烁，毛泽东登上大峁梁，由彭德怀指挥，激战两个多小时，歼灭了敌35师骑兵团，击溃了32师和36师的两个骑兵团，干净利落地砍掉了“尾巴”，迫使蒋介石所指令的追击、堵截迅速化为泡影。

砍“尾巴”之后一个月，11月21日，红军再显神威，进行了有名的“直罗之战”。

直罗镇，秦驰道上的一座古镇。当年秦王朝曾派大将蒙恬驻守陕北，监修长城和驰道。秦驰道南起淳化，北上旬邑、黄陵，过富县、甘泉，经延安、安塞、靖边，到包头之西的九原故郡，绵延1800余里。公元前33年，王昭君嫁于匈奴，迎着风沙，披星戴月，就是沿着这条驰道走向塞外的。王昭君和亲之后，边境上“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

现今东北军109师师长牛元峰，自恃武器精良，不把红军放在眼里，请为前锋，直奔直罗镇。东西进逼，拟“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东地区，这是蒋介石的又一个重大部署，企图乘红军在陕北立足未稳时围而歼之。

红军终究是从井冈山下来的，且又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直罗镇战役经过数日激战，牛元峰被击毙于子午岭里的“老牛湾”，毙伤敌1000多人，俘敌5300多名，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

用好女去和亲，以男儿相杀伐，古老的直罗镇目睹了古今迥异的两大场面。

直罗镇战役粉碎了蒋介石的又一次“围剿”，巩固、扩大了陕北苏区，显示了红军的战斗风骨与英雄本色，间接地配合了全国红军与游击战争的胜利进展，“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另外，直罗镇战役对 109 师的毁灭性打击，强烈地震撼了国民党军的副总司令张学良，为一年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一脉相当微妙的伏线。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顺利抵达瓦窑堡，在这里居住了半年之久。

瓦窑堡，在当时的陕北算得上是一个繁荣、体面的城镇。镇上石窑洞、砖瓦窑洞较多，瓦窑堡因此得名。镇子周围有兵工厂、造币厂、弹药厂。离此不远的清涧有机械修配厂、被服厂。南面百里之外的延长一带蕴藏着石油。瓦窑堡是陕甘省委所在地，也就成了当时陕北根据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中央机关和红军抵达瓦窑堡的时候，刚下过一场雪。红军战士、干部虽然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但情绪高昂，斗志旺盛。一年多辗转流动，历尽千辛万苦，现在终于安上了新家！

红军在以万钧之力落脚的同时，别开洞天地迎来了延安时代。

黄河母亲肘弯里

正当直罗战役紧张部署之际，毛泽东听到了群众对当

地“肃反”情况的反映：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推行王明“左”的一套，在一个多月以前，将根据地县以上干部和红26军营以上干部（包括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等主要负责人）几乎全部关押，残酷斗争，严刑逼供，许多同志已被杀害，弄得根据地人人自危。人头落地，刻不容缓！毛泽东立即指派王首道等人携带电台，火速赶往瓦窑堡，授权他们代表中央，命令中共陕甘晋省委：“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捕干部交由中央处理！”

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急如星火，马不停蹄，直奔瓦窑堡，与张闻天、周恩来一起处理“陕北肃反事件”。经过详细调查，中央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分子的“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同时，对制造冤案的有关人员给予处分。陕北军民奔走相告：“刘志丹同志得救了！”

当时被捕的习仲勋后来回忆：“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批人就被活埋了！”任弼时在1942年冬的整风运动中这样概括：“如果中央晚来一步，或者是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来到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仅剩下的三分之一的苏区——陕北苏区怕是会损失了的。”假如没有遵义会议，中央红军会灭亡于先，陕北苏区将消失于后，中国的革命前景将难以思议。

毛泽东见到释放后的刘志丹，说道：“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闹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人们习惯将鄂尔多斯高原以南、渭河以北的这块黄土地称为“陕北”。陕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南畔是轩辕黄帝

陵，北侧是成吉思汗陵；黄帝与元太祖铁木真，是陕北这块辽阔疆土的共同开拓者。在这片土地上，多次经历了南北对流的历史大潮流，在潮流的渗透与对流中曾经浮现出众多引人注目的英雄人物：

蒙恬，秦国名将。秦统一中国后，蒙恬率 30 万大军驻守北部边疆，戍边 10 年之久，他修筑长城，开辟驰道，绵延 1800 余里，使匈奴不敢轻易南下而牧马。

范仲淹，宋代名臣。51 岁时（公元 1040 年）任陕西经略副使兼延安知府，掌管军政大权 4 年之久，文韬武略，威慑边塞，西夏统治者赞叹“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范老先生镇守延安时，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德，被人们崇敬和传诵。

韩世忠，南宋名将，出生在陕北。金军南下，他在河北屡挫金旅，曾率 50 铁骑，大破金国 2000 余骑。建炎三年，10 万金兵大举南侵，韩世忠带 8000 精兵在长江一线与金兵鏖战。他作战果敢，有胆有识，不附权贵，以刚直、勇烈闻名史册。

张献忠，延安柳树涧人。1630 年发动农民起义，1635 年攻克凤阳，焚烧了明王朝的祖陵。大顺三年，清军南下，他在西充凤凰山与清军对阵，被俘而死。

李自成，陕北米脂人。1636 年被起义军推举为闯王，1643 年在西安建国大顺，年号永昌，不久攻占北京，推翻了统治 270 多年的明王朝。他领导的农民起义长达 16 年之久，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留下了光彩而悲壮的一页。

.....

这块豪杰迭起、英雄辈出的土地，在中国共产党诞生

之后，理所当然的是全国革命运动开展较早的地区之一。1923年前后，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等人先后来到陕北，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运动；1931年前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坚持武装斗争，在南方根据地损失殆尽时，这里成为全国仅存的一块较大的红色根据地。

陕北确是闹革命的“好地方”，而此时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真正要落脚，却又谈何容易。将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共产党人凭着披荆斩棘的战斗精神、革命毅力和非凡的智慧，首先完成了两件大事：第一是从军事上挫败了蒋介石的剿灭阴谋，第二是果断地、及时地挽救了陕北苏区。革命，每一步都是艰难的，稍有失误，中央红军在陕北便难以落脚。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时，中华民族的危机达到了空前深重的地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直到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字，日本军国主义在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同时，加紧了在华北地区的侵略活动。由于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一再妥协退让，使日本从政治、经济、外交三方面对华北主权的攫取一步步得逞。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

面对这样的局势，陕北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无疑又是新的革命征程的出发点。

早在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就发出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及时确定了实现战略转变的任务和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陕北苏区的战略地位是“处在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地

位”，我们党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这一苏区成为领导的中心”，“发动群众，粉碎敌人进攻，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

1936年2月20日晚8时，红1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率领和指挥下，发起东征战役，在黄河西岸北起绥德的沟口、南至清涧的河口这200公里宽的地段内的几个渡口，同时东渡黄河，突破了晋军苦心构筑的黄河堡垒防线。接着，又打退了晋军的拦击，控制了吕梁山区石楼、中阳、孝义、隰县之间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临时后方根据地，准备开向冀察对日直接作战。但因蒋介石下令部队围歼堵截，红军抗日先锋队被迫撤回黄河西岸。

红军东征，不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胜利。毛泽东用四句话进行概括：“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东征吹响了红军抗日的号角，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了动员抗日的的作用，影响巨大。正如中共中央在一份电报中所叙述的那样：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甚至如李济深亦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的两派正在斗争中，上海拥护中共主张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公开刊物多至30余种，……

陕北——黄河母亲的肘弯，不仅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红军的保护神，而且是他们拯救民族危亡的出发地和支撑点。放歌英特纳雄耐尔的人们，就在这里升华了中

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创造了中华民族永不泯灭的魂灵。

希望从这里升起

红军胜利地落脚于陕北，用枪炮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以事实驳斥了他们所认为的“红军精疲力竭，成为强弩之末”的荒谬论调。

对长征的胜利进行总结时，毛泽东说得很客观：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八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一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

善于洞察历史风云的思想家鲁迅，获知长征胜利地落脚于陕北的消息时，立即发去祝捷信。信中评价，一字千钧：“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

对于长征，几位目光锐利的美国人，早早参透了内中伏藏着的重大因子。

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认为：这是“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

著名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的序言中认为：“长征是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

50年后，著名美国作家和记者索尔兹伯里还认为：“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

长征，是人类不屈意志的丰碑，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象征，是20世纪最令人神往并对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作为陕北13年威武壮观的序幕，长征将“革

命的精华”像种子一样撒向陕北的黄土地，播进延安的窑洞里，生根、发芽、开花，将会铺展开一幅多么瑰丽、多么辉煌、多么宏伟的现实画卷！

1936年2月初，毛泽东率红1方面军准备渡黄河东征，开赴抗日前线。在清涧的袁家沟，突然阴云四合，朔风里扑簌簌降下一场大雪。毛泽东迅笔疾书，填下一首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雪落黄河静无声”。直到10年后重庆谈判时，这首词才在11月14日《新民报晚刊》首次发表。词之前加按语云：“毛润芝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叙，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作人道也。”这首形成于黄河风雪里的词作，10年后轰动了长江畔最大的山城，成为东方诗坛的一桩盛事。

词作光明俊伟，空前绝后，驱策山原，睥睨群雄，皆非普通人可思可语。这时的毛泽东43岁，正值盛年。这首《沁园春·雪》，正是他的精神世界的最充分的展现。

这首词，不愧为古今咏雪之绝唱，它与毛泽东1925年写的《沁园春·长沙》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脉